

●美文阅读

遥寄青山满相思

罗玉霞

我老家在川南边远的小镇里,那里四面环山,目之所及都是绵延的山体与林木,像一面面高墙,锁着小镇风光也阻隔了外面的世界。

一代又一代人,长在山水间,汲取山林的淳朴,回馈他夜晚的零星灯火与谈笑。

可能是大山的夜晚太过静谧与厚重,初到城市时,满城灯火笛鸣,让我总要把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才能入睡,容不得一丝光亮,这也许是大山留给每个山野小孩子的印记吧。

幼时与同伴满山跑,时常做一种梦,梦到自己飞起来,穿过一片又一片繁茂的树林,降落任意林间。每次醒来总要回味许久,仿佛自己还在飞翔。

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样的梦境逐渐减少,每每梦起,却还是在那一隅田地,有了更想飞去的天南海北。

后来,我走出大山到城市里念书工作,视野变得辽远开阔了,得以遇见更多斑斓的色彩与元素。但是,没了群山,迎面的风雨也更加猛烈与冰凉,才知山体不只是阻挡也是保护,保护着那一方天地里特有的纯朴善良。

生于山林,关于山的记忆很多。

年幼时和一邻里姐姐在半山的水井边玩泼水,一脚踩空摔进了青石板沟里,头上手上划出深浅不一的口子,鲜血直流,她背着我一路狂奔……

只是后来,那位姐姐的生活因过早的辍学与婚姻,几经多舛。再见她时,曾经稚嫩的面庞早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高中学校背靠一座香火山,作为学业间隙里的休闲活动,多次和朋友去爬山,也在那里见证过无数心事与青春,奈何最后那些故事都潦草收场。

还有每年春节前后和爸爸去一个叫桥湾的高山顶。他说那里有属于我们的树林,带我例行查验林木。走在林间,穿过一棵又一棵高耸的树木,他们笔直地站立着,似一个个智慧而威严的长者,守护着那片土地,也诉说着年轮的风霜。

因着成长环境与性格使然,我爱爬山,沿途向上的过程会让酸累的身体自动丢掉心上的累赘。更重要的是,空谷方有回音,站在山顶呐喊,山头会把所有的言语一一回应于你,就像时间会给生活以回复。

世人皆爱万事有回应的欣喜,可是世间事,并非事事有回响,并非回响皆为所愿,而山谷对山巅的回应却是最及时与相衬的。

年幼时喜欢满山野乱窜,享受大山给的自由与散漫。

十七八时做着远方梦,一心想

要逃离群山的封锁,远离寒城小镇。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却开始像年过半百的人着迷于怀旧和思乡,而所幸有了那几年坚定逃离的梦,可与青山来去自由。

在深山里的呐喊总能收到山涧的回音,祝愿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次呐喊也总能收到时间的答复。

秋日感怀

邵婷

清晨,自天边蔓延而下的浓雾隐去了一切嘈杂。雾蒙蒙的薄帐洒下灰暗,雨细细密密地织了起来。那曾淅沥着润湿春日里初生嫩芽的毛毛细雨,也被亘古不灭的长风吹进这个秋天的早晨,落寞地奏着“自古逢和悲寂寥”的长歌。

雨声渐密,心事便浮了起来。落雨的秋日,总让我想起一位女子——萧红。

萧红,张爱玲,石评梅,林徽因……这些在苦难的岁月里以笔叙人生的才华横溢的女子们,我最先接触到的并非萧红,而是爱穿旗袍的张爱玲。年少成名的张爱玲只用一句“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便将喜爱文字的我裹进了她那似袍般华美的生命里,无可救药地沉溺在其中。心灵突破时空的限制,在炮火纷飞年代邂逅一个挣扎着生命。我伸出手却只触碰到了一抹消散的魂烟,眼泪便流泄成一

片汪洋。泪水造就的汪洋咸腻中带着苦涩,我急切地想要逃离这片苦海,化作蒸腾而起的烟雾,在高空裹杂着闪电的冷意中又化作雨滴扑向人间,扑入被呼兰河环绕着的小镇。

至此,萧红坎坷的一生飘入我的视线。年幼时在她祖父的后花园里,陪伴她的是朝露里的嫩芽,青紫的茄子,待拔的豆子,纷飞的蜻蜓和蝴蝶。后来祖父去世,萧红逃婚、弃子、写作、患疾、病逝,苦难追随着她。她的一生,像极了她写在纸上的那抹火烧云,无端地衍生出难以预料的变化。那么瘦弱的躯体,凶悍的洪水侵蚀过,刚烈的风霜雕刻过,无尽的苍凉掩埋过……年少时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小憩,戴着小小的草帽来遮盖刺眼日光的记忆变得无限遥远,遥远的瞥不见那个纯良午后的日光。

莫名地喜欢她的那句“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

人爱不得”。粉红薄纱笼罩着的完美爱情,终究只是那痴人口中的黄粱一梦,爱的世界满是苍凉。透过她的文字,品味她人生的酸甜,我渐渐知晓她是一个清醒的女子,对于爱情,也应看得透彻,她却不止一次地坠入爱情织就的漩涡。用力地爱,撕扯心扉的痛,终究是爱得太满,攥紧的拳头总也握不住飞扬的流沙,于是一生都在寻找依靠,一生都颠沛流离。

后人提起萧红,萦绕在嘴边的除却那些散在岁月里的多情往事,无边风月外,所剩便寥寥无几。然而读过她的文字,才懂得她的倔强与孤傲,懂得她的惊恐和无奈,冷漠和绝情。

细细的雨丝飘扬着落在地面,轻柔得听不见响声,在迷蒙的雾气里遇见一个奔走的游魂,静静地听她讲出一生的思考。落雨的秋日早晨,适合一个人捧着一本书走进一个寂寞的灵魂……

●诗笺

森林之耳 (外一首) ——通江银耳

刘上下

水青冈的绿脚印
走了上亿年,到了陈河
森林里:夏风轻盈
雾露清脆,万木高贵

你是天上神女云写的手谕
指使白马驮回雪脂,授福众生

你是大自然竖起的耳朵
神曲的原色
奏响了关于“圣洁”的柔韧
抑或,是神赐的诗句,在人间分行喻意

水光阴

溶洞迷离,恍若隔世
地下,水声清脆
深处,有暗流撤退的水印

时光久远,物事空灵
侧身处,寒水入静
水乳交融,万相如初
虚空暗淡,拂去众生一世浮尘

归来时,俗世躁狂
岂能心若止水……恨就恨
洞中那对相拥而视的石恋人
借走了人世间多少美好的光阴

飞扬的岁月

陈祥细

曾经年少无知
挥霍了大把时光
总以为岁月漫长
可以任由我飞扬

弹指一挥间
青丝已染霜,褶皱纹织
写满了辛酸的告白
风一遍遍抚摸它颤动的弧线

那些风干的记忆
沉淀成了枯叶蝶
飞舞在梦幻中
淡了,散了……

包书皮情结

江初昕

又是一年开学季,新学期开学最开学的就是能领到散发油墨香的新书。过去,新书领回家,一定要用牛皮纸包好,这样就能保护新书,不至于弄脏书本。“包书皮儿”这一名词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似乎有些陌生,然而,对于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应该是学生时代温馨的记忆。

包书皮牛皮纸最好,不但纸张硬,而且也很服帖,其次就是面条纸,最低的估计就是报纸了。那个年代,好的包书皮纸很难寻到,常见的就是用来包装面条的外包装。面条煮完了,把圆筒一样的纸筒小心翼翼拆开,用手摺平,放在床铺底下压平整,就可以用来包书了。还有一种包中药的外包装纸,我们叫牛皮纸。用这样的纸张做包书皮有一股淡淡的药味,还能防止书籍被书虫蛀了。包书也是一个技术活,先将纸张对折后,找出中轴线,那新书放置于中轴线上,用笔做好记号,用剪刀剪出一个长方形的缺口。将新书放置于中轴线上,依着书本的扉页大小折好,再把两个书角另外再叠出一个三角来加固的;最后,还要把包书背的部分按照宽度把多出来的部分剪好。如此,一本崭新的书就包好了。书皮包好以后,还要放置重物下压上一晚,这样,书皮儿棱角折得紧,变得服服帖帖。书皮包好后,一般都要在书皮上写上“语文”“数学”等书名,这项工作一般由父亲来完成。父亲叫我碾好浓墨,抽上一支烟,喝好一口茶,拿起一根“狼毫”,饱蘸墨汁,气沉丹田,在刚包好的新书上写下“语文”“数学”以及我的名字。父亲的毛笔字刚劲而工整,墨汁浓稠而饱满。

在上世纪70年代,要寻找一张

好的书皮儿也绝非易事,有时还会为一张包装纸出手打架。记得有一次我伯父回家探亲,从外地带来一盒糕点给祖母。祖母自己舍不得吃,打开叫来五六个孙子一起分享。糕点很快抢食一空,剩下的就是空盒子和外面的包装纸。堂哥有谋心,早就看中了外面那张牛皮纸。等大家吃完了糕点,他偷偷把牛皮纸折好,打算私藏起来。堂哥的这一举动都被我看在眼里。我私下向堂哥要点包装纸,堂哥当然不乐意,转身就走。我赶忙上前抢他手里的包装纸。不想,“哗啦”一声,一张好好的包装纸被我撕烂了。堂哥变得怒不可遏,挥舞着拳头朝我打来。我哭诉着来到母亲那里告状。母亲是知书达理的人,认为这件事是我的不对,让我反省。我却想不明白,母亲怎么无端怪罪于我的身上。长大以后,我渐渐懂得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是呀,一张小小的包装纸会毁掉至亲至爱的亲情。

以前,老师常跟我们说,看一个人爱不爱学习,就要看他爱不爱惜课本。所以曾经我们班里很流行比谁的课本新。甚至有些同学,故意去借了高年级的同学的旧书,把自己的课本珍藏起来不用。学期过半,有的已早早地把书皮儿扯掉,崭新的扉页便出现在眼前。有的女孩子保管得好,整个学期结束了,书皮儿依旧完好如初,叫人羡慕不已。现在,大多学校周边的小卖部出售一种塑料书皮,只要把书套进去就可以。这种塑料书皮儿上面还有可爱的卡通图案,既美观又方便。只是,缺少了我们那个年代亲自动手制作书皮儿的乐趣。看着商店里琳琅满目,花样繁多的书皮儿,心里不免怅然若失了起来。



伙伴 李昊天 摄

专家热议《晏阳初》：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重要实践

四川知名作家、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苗勇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晏阳初》新近一出版便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一年多时间再版18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300多家媒体相继报道和评论,超2亿人次点击了解,被人民东方出版社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获好书探中外十本好书和好书人气榜第一名,被40多家媒体(智库)评为好书,获2021年度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第一名,2021年四川省版权作品创作奖第一名,首届李劫人文学奖、大巴山文艺推优奖。除因作品的主角晏阳初是从中国著名教育家,他的“平民教育”的理念至今影响深远之外,苗勇这部作品的文体创新也是一种重要原因。有评论家指出,这种创作上的探索,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全新的经验。

生于四川巴中的苗勇,是晏阳初的小老乡。对于这位教育界的前辈,苗勇从小就有关注。“1979年,我在巴中的曾口镇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就知道晏阳初的名字了,知道他是一个谜一般的大人物。”苗勇说,“后来我到县城读师范,开始真正认识他。记得大塘坝有一个魁星阁,立有一块介绍晏阳初的牌子,那就是晏阳初纪念馆。”

而对这位常年旅居海外的中

国著名教育家,了解晏阳初的人其实并不多。苗勇说,每每朋友聚会,提到各自家乡的名人,他总会说起“晏阳初”,很多人都表示不知道,这让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且努力去走近晏阳初、尽力去学习晏阳初、竭力去传播晏阳初。终于,经过20多年的积累、研究和准备,他完成了《晏阳初》这部作品。

在创作《晏阳初》的过程中,苗勇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有关晏阳初的书籍,还实地走访晏阳初博物馆、晏阳初亲属,以及河北定县、重庆乡村学院等,获得大量的真实细节、故事。也就是在阅读、走访和探寻的过程中,苗勇对晏阳初又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在苗勇眼里,晏阳初就是一位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国内乡村教育建设的领军人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

《晏阳初》的文体创新,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四川大学教授、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曹峻冰看来,《晏阳初》的“非虚构”呈现形式无疑具有开创性。“叙事主体依据史料,忠实于传主晏阳初的生平事迹,具体的人物情感、事件细节等则作较大程度的合情合理的虚构。在某种意义上,其乃史传与别传的混合体。”曹峻冰说,《晏阳初》是一部颇像长篇报告文学的传记文

学;它既有尊重事实、回归历史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亦有用情放飞诗意的浪漫主义的一面。这种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浪漫现实主义文学书写,融会贯通了多领域、多样式的创作经验,对于传播晏阳初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平民教育模式及“以文艺教育攻愚,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农村改造方案,无疑意义深远。

而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邹建军看来,苗勇对《晏阳初》的创作实践无疑为以文艺形式讲好现代中国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邹建军说,《晏阳初》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它受到了历史人物客观性叙述的限制,因为是传记文学作品,就要符合历史事件的真实和人物经历的事实,所以全书也只能以所写对象晏阳初的生平经历为主线,不可能完全离开人物的经历,而去讲一些妖魔邪神的东西,更不可能离开人物本身而去胡编乱造,因此,



作家在服从这个整体要求的基础上,在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上进行了精巧的安排。

“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实践问题。”邹建军说,“作家苗勇在如何讲好现代中国故事方面下了功夫、费了心血。还特别讲究可读性与可传播性。”包括散文诗式的叙述、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人物个性的发掘等等,都是苗勇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张弛



莲叶

何田田 摄